

三通考輯要

第二函
五十一冊

欽定續文獻通考輯要卷六

山陰湯壽潛藝文叢輯

市糴考 臣等謹按馬氏作市糴考其於市則始自周官泉府之法而迄於宋甯宗嘉泰時其於糴則始自齊管仲魏李惲糴糴斂散之法而迄於宋甯宗嘉定時歷朝得失於茲略具以市法言宋自甯宗以後屢講求和買而有重額之弊有贍科之弊貽害實多金元時每申抑配需索之禁明初凡民間貨物價值令親民官按月申報以憑照價收買其後中使四出以采辦爲名任意虐取而民不勝其擾若夫市舶互市之法遼金各有權場元既定江南始立市舶之制明初於沿海設三市舶司逮倭患既興而市舶尋罷至於馬市之設原所以戢邊嘉靖時宣府大同之馬市朝議以爲大害其實總由於威令不行駕馭無策非盡互市之必不可開也以糴而言則常平義倉和糴之制遼金元及明雖時廢時置亦曾兼采而用之然或沿爲具文或視爲利藪名存實亡故諸弊叢出而非盡古法之必不可行今考自宋慶元以至於明庶知法與人之不可偏廢而裕國利民之道亦未嘗不相資云

均輸市易和買

宋甯宗慶元二年五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帝初卽位卽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匹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事在紹熙五年十月至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上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

數一匹滾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末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亦救弊之良策也
詔令集議是年議上如所奏行之 大學衍義補曰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
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當時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乃其後之弊且至與夏
稅並輸民家營運生息之具悉從折計而爲民無窮之害矣

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先是孝宗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
緣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
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玠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析板籍以自託於
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
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
之弊也又如買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忍科配酒坊鹽亭戶以其嘗趁官課難令再敷至於墾江落海之田
環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
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志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卽爲第五等爲詭戶者志於規
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爲碁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真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
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僞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

府攬官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蠲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數和買物力及埤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並覈實取旨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蠹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勑科和買二萬五千七百七匹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千餘匹住催一年又減原額四萬四千匹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光宗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至是又申此詔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紹定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會稽郡賦重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蠲減紹興并與均科而民仍困於供輸此無他其爲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民相資是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勿償鑒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稍緩輒撻卽加無復有所謂和買矣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爲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興權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爲辭矣臣自到官以來士夫論議民庶陳情莫不以和買爲重困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恐有援例而起者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何例之援乎前淳熙十六年詔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餘匹不聞他郡援例也況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爲湖田輸於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

乞將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歇頌之聲作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爲一郡設也

嘉定二年命臨安府物價俱給見錢 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者許陳訴於臺

理宗嘉熙三年今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 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爲姦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日月所需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乞申嚴禁從之 大學衍義補曰宮中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市肆然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還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度宗咸淳元年閏五月以錢三十萬命臨安府通變平物價

遼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後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買遷之地置亦如之 時南京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又上京南城亦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

井肆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

時以西幸又將東征故云行在

七年三月詔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時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營部車百乘赴集故有是詔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 至太康七年十一月除布絹尺度短狹之令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八月詔免上京今年市稅

時以五月至上京

章宗明昌元年七月詔罷西北路蝦蟇山市場

承安元年五月以久旱徙市 越數日詔復市如常

五年正月如春水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泰和三年四月諭省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毋強市之

宣宗興定三年正月議行均輸又敕和市邊城軍需無至抑配貧民

元世祖中統四年九月民間所賣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

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準庫 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至二十年十月又立和林平準庫

十三年正月立回易庫於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幣帛諸物 敕大都路總管府和雇和買權豪與民均輸

十九年九月命軍站戶出錢助民和雇和買 至三十年十一月敕中書省凡出征軍毋以和雇和買煩其家

二十二年正月從右丞盧世榮奏立市易司 世榮奏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
僧人計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
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鬻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
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善之

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詔大都路凡和雇和買及一切差役以諸色戶與民均當

武宗至大四年三月時仁宗已即位禁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雇和買隨卽給價

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時英宗已即位平章政事特們德爾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

令郡縣更造徵其原直不許

明制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雇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關用之物照依時直兩平收買或客商中買
物貨隨卽給價如減駁價值及不卽給價者赴告上司以不應治罪 明史食貨志曰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
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

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令較勘斛斗秤尺并定時估物價 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司并營市司三日一次較
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大明令曰斛斗秤尺司農司
照中書省原降鐵斗鐵升較定則機製造發直隸府各州及呈中書省轉發行省令各府依法製造較勘付各

州縣倉庫收支用其牙行市鋪須赴官印烙鄉村人民所用與官降相同方許行使 顧炎武曰知錄曰法不一則民巧生故古帝王必以謹權量爲先務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是也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鬲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亦有三百六十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其步弓以五尺爲步亦有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此之謂工不信度也

成祖永樂五年五月命有司歲辦物料悉給官錢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 開平衛卒蔣文靈言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里長所領官錢悉以入己名爲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可措辦況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者有之凡若此者非止一端今後宜令有司除常賦外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仁宗洪熙元年六月

時宣宗已卽位

趣中官在外采辦者還罷所市物

詔各處開辦金銀鈔造紙劄坐買靛青除已

開辦造完見收在官者解送外餘悉停罷以蘇民力其原差官員等速卽回還如託故稽遲以違制論又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奏所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帝諭尙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卽令回京未完者悉皆停止又諭尙書夏原吉等曰各處軍民艱難已甚凡在先有坐派造辦紬

絲紗羅縐段香貨銀硃金箔及海味果品等物卽遣人馳驛往諭已辦完官者令原差監辦官管運回京未辦者悉停罷如歲額不在此例仍前科擾民者罪不赦 大學衍義補曰今宮闈官廩有所匱乏輒一切取之州郡州郡則取之於民蓋於常賦外斂錢收買以應徵求及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凡買辦皆如此九重上何由知之哉

七月諭工部察懲有司買辦物料短給價者 副都御史戈謙言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司給價十不及一況展轉剋減物主所得幾何且一夫耕作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侵耗民不貧困者寡矣願今後欲有買辦如果不係軍需急用之物乞且停止候民力完實年穀豐稔然後派買實爲民便帝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錢虧損民有司之過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內官鄭和等奏奉敕脩理南京宮殿當用金箔請令有司市買於天財庫支鈔買用須依時直勿虧小民宣宗宣德二年三月敕買事神之物毋得擾民 太常寺奏犧牲所羊少不足供祭請支價遣官收買於平陽府帝曰朕昔待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聖意惓惓以事神爲重愛民爲心蓋事神之物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神必不享爾等當體此意自是年之後每遇祀事必以爲誠

三年三月命各倉斗斛一準洪武中制度 各倉官爲較勘印烙木籌上列年月及提調官吏姓名亦用印烙凡官斛籌非官印烙者不用私造者問罪至七年令重鑄鐵斛每倉各以一給之永爲法則較勘行使

四月令從公買辦毋蹈前弊 帝聞買辦物件支官錢屢有告訐剋減者故有是令

五年二月詔凡土產之處如收買數多量免他役以優恤之不許概於不產之地收買科擾

六年十二月內官袁琦等以采辦爲名虐取財物伏誅并斬阮巨隊等十人患乃稍息

英宗初罷諸處采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

正統元年令部頒鐵斛等於倉庫 各布政司府州縣倉分歲收糧五十萬石及折收倉庫歲收布絹等物十

萬匹以上者工部各給鐵斛一銅尺木秤各一

四年四月敕遼東都司衛所凡祭祀儀物俱照洪武定例支取官錢兩平收買毋許科斂害人

景帝景泰二年頒等秤天平於內外 令工部成造等秤天平各四十頒給戶部及在外收支衙門掌管用使

其所屬各許依式成造應用

六年令京城內不係長久開鋪及小本買賣俱免置辦

憲宗成化元年六月命光祿寺祭祀筵宴等俱循舊例買辦 每年牲口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至四年

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槩以勢取賁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

費也大學士彭時亦以爲言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

二年五月命內官監斟酌年例物料其急於用者出內帑銀市之不急者姑已之 工部奏內官監請促辦年

例物料若松木黑炭等共計七百七十七萬有奇緣四方水旱相仍民困已甚若復徵需似乖初年明詔與民休息之意帝以小民貧困正當寬恤故有是令

五年命重鑄鐵斛依式置造以爲永久定規 以新舊鐵斛大小不一仍命工部照洪武年間鐵斛式樣重新鑄造發江南江北山東河南兌糧諸處令兌糧官員依式製造木斛送漕運衙門較勘印烙給發交兌至十五年又令鑄鐵斛頒給江西湖廣二布政司及各兌糧水次并支糧倉分較造木斛印烙收用其鐵斛仍識以成化十五年奏准鑄成永爲法則十三字及監鑄官員匠作姓名於上 是年又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所屬地方凡諸色貨物行人依式製造平等斛斗秤尺天平平等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知情扶同互相借用者事發一體究治

孝宗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 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遊手號爲報頭假以供應爲名抑價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鷟以爲言帝命禁止

七月罷鎮守內外官采辦 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采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遣抑賣鹽引私采禽鳥糜官儲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至是時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尙貢獻各遣使於所屬邊衛搜方物名曰采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畧人

天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食廚役造醋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

十八年八月

時武宗已即位

令各處歲辦非土產及有事故酌價赴京收買給事中戴銑言各處歲辦多非土產

勞費不堪宜令實開土產有無造冊送部會派之時有者仍納本色其非土產及兵荒事變令通融酌量齎價赴京收買從之至正德元年正月給事中周璽等言近來工作日繁科派日增皆近倖好興土木藉此占役軍夫規取料價且因勞以邀賞耳今後物非土產宜勿派工役果不可已者令部科估計後奏行下所司知之

武宗正德元年頒銅法時議准工部行寶源局如法製造銅法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箇俱鑄正德元年

寶源局造字號送部印發浙江等布政司及各運司并南直隸府州各依式樣支給官錢一體改造使用

二月命重刊戒諭收納之旨於諸司永示遵守給事中鄒軒等奏內府各監局各庫各倉場及各門內官內

使人等每緣收納錢糧刻削無厭先帝晚年洞察民隱頒旨戒諭今復玩愒恬不知畏諸所解納百方巧取粟

米布絹價倍時估民甚苦之宜令諸司重刻諭旨懸布遵行凡故違者罪無赦

世宗嘉靖二年定市易諸法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準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

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

者計所增減之價論罪買賣諸物兩不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詐者杖若

見人有所買賣在旁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凡私造斛斗秤尺及作弊增減者官降不如法者提調

官失勘者其在市行使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收支不平者監臨官知而不舉及失覺察者凡造器用之物不堅固真實及絹布等紕薄短狹而貨賣者各定罪有差

四月令京城辦納物料皆先給與價給事中汪應軫等請革京城鋪戶言古者徙豪傑以實京師我朝亦有富戶皆重根本至於和買之法則自宋南渡始殊非善政今和買不給直獨累京城以戕根本其不善尤有甚焉臣以爲革之便如不可革則宜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事下戶部議覆請令戶工二部凡辦納物料皆當先給以價從之

二十七年五月給事中羅崇奎等言諸商重困之弊帝嘉納之時戶部言京師召集諸商納貨取直內則據諸司之通關實收外則據兩縣總部九門官之時估情法適中公私均便邇者民僞日滋初意漸失其入官應役者皆備販賤夫漂流弱戶有司利其無援輒百方牟奪之而富商卽有一二置籍往往詐稱窮困旋入旋出非所以安人心而一治體也請以十年爲率命科道官一爲清理貧者除之富者卽豪強不得隱匿帝命科道官如議選委命審覈戶口徧置尺籍務在公平足以經久旣而崇奎等復言部臣之說意在革弊而未悉弊端竊謂今日諸商所以重困者其弊有四夫物有貴賤價有低昂今當事者賤則樂於減貴則遽嫌而不敢增一也諸商殫力經營計早得公家之利而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可用二也旣收之後經管官更代不常不卽給直或遂以沈閣三也幸給直矣而官司折閱於上番校齟齬於下名雖平估而所得不能半之四也四弊不

除竊恐編審未久而潰亂又隨之矣臣以爲宜先去四弊而不必復爲編審卽編審亦不必科道其各場監收主事滿一歲然後代毋數更易帝嘉納其言令戶部參酌行編審用科道官仍如前議 謹案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采辦其後本折兼收采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至是戶部以覈實編審爲請崇奎等復言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帝雖納其言而仍編審如部議至二十九年工科又奏鋪商編審之日舊商報之臣等核之報之不實則失在舊商核之不真則失在臣等若豪猾之徒公以賄免則罪在姦商乞敕部卽令新商投認供役其有遷延遲誤賄託求退者許送法司究罪則鋪商無編累之苦而科臣等亦可免公役耽延之慮矣

三十一年更定時估法 自本年爲始每半年一次將供用等庫并各倉場合用糧草等項令山東河南二道管糧官員查訪行令宛大二縣造冊送科道與巡視中城御史及該司與九門委官公同參酌如先估與市價相合不必更易其間物料時有貴賤價有低昂應增應減務酌量時直上半年不過正月下半年不過七月依期照例會估三十三年又行令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所屬凡遇會派年例錢糧務以京估爲準有餘者減不足者增

穆宗慶隆四年六月戶部條議恤商六事從之 一定時估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時估計則貴賤無憑此後估價上半年定於五月中下半年定於八月務隨時估價不得執一一議給價太倉關各草場料

草原數少者給以全價數多者給以三分之一完日補給皆以時估爲率一嚴禁革各庫監局及牛羊象馬房等倉西安等門典守官吏有索求抑勒者悉治其罪一裁冗費量減各倉場草束斤數及脚夫庫秤之冗食一酌坐買凡草料數多一時難猝辦者量於秋冬孟月坐買不得仍前全坐致費高價陳草發賣或如數補放未給價者速給之一公僉報各商果貧困不能供役者具狀驗實方許舉保富戶更代

熹宗天啟元年三月戶部尙書汪應蛟覆奏甲丁庫錢糧四款從之一免稅詔丁字庫油漆銅錫等項既派商辦納復照單比稅各商何堪宜移知宣課司凡召辦俱免納稅以滋重困一革鋪墊謂外解錢糧鋪墊已屬陋規此外復有茶果見面科斂名色宜嚴諭庫瑞盡行裁革一截支謂商價不給輒以揭借傾家今後召買必先給價如恐領銀虛冒應照截支之議錢糧收到卽給價銀未完之數另行追比續完之價再爲截支一平估謂京師物價騰貴先年會估較今價不啻天淵容移知巡視諸臣及劉九門鹽法部司等官會同估直照時價通融增減仍責商人召辦物料依期進納悉從所請至三年六月給事中郭興言等奏京師有上納之錢糧便有鋪墊之常例敲骨剝髓牢不可破先年巡青商人止借辦草場草料尙苦不支後因十庫商人巧爲脫卸致今巡青商人代辦十庫錢糧貧役重累膏盡血竭查萬曆四十八年以前商人無十庫之累夏秋估價毫不假借每歲費銀止二十七萬餘兩自天啟元年代辦十庫錢糧商人稱苦議價不免稍寬歲費幾至三十五萬今正值春估之時增之則病國減之則病商展轉反覆計無所出莫若查照舊規免其代辦敕令巡視十庫諸臣

照舊招商供辦事有專屬責無他諉一舉而兩得矣詔付部議 謹按食貨志曰自歲辦改爲采辦不免加派累及鋪戶然嘉靖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隆慶時裁爲十五萬萬曆初年減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鋪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賄名鋪墊錢費不貲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兪京師富戶爲商令下被徵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鉤若緝姦盜至天啟時而商累益重乃有不得一錢者矣

五年七月巡青給事中霍維華等以商人苦累酌議規則命如議行之 一議估價物價與時消長原無一定乃從前估價止就舊數稍爲增減今議依季定估照市價不得一毫任意增減一議放銀各商領銀漫不稱兌且如搭錢而復折銀暮四朝三總屬敝政今議著各商同敲鑄照數稱兌不得分毫短少其辦完料價及時給放毋得因循滋累一議兪報商人每遇兪報或求情面倖免或挾夙恨妄報株連蔓引延累無窮今議定編審之期卽著舊役商人各自查訪每一人許報二名二名擇兪一名如報者不堪卽著舊商仍自充役或不及編審之年有物故消乏查審情真者亦酌此法行之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亦足免衙役市棍詐騙之害命如議飭行 大學衍義補曰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市物者也市昉於周官泉府初立法時本以懋遷有無曲爲貧民地初無一毫征利富國之意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爲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所爲雖曰推抑商賈居賈待價之謀而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價何至甚貴哉

原二
十五

市舶互市

宋甯宗開禧三年住博買乳香 初茶鹽鑾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搭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孝宗淳熙二年榔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算請光宗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數詔依前博買至是乃住博買至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命有司止以綿帛錦綺資漆之屬博買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亦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宋史儒林傳曰番舶至泉州者畏苛征歲才三四嘉定中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理宗景定四年七月置權場於樊城

時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率所部入於元四川宣撫使呂文德

復瀘州進開府儀同三司整言於元世祖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乃使使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出兵哨掠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恭帝德祐元年三月詔復茶鹽市舶法